

亚洲背景文化下的恐怖元素

By Lucyella Lu

INTRODUCTION

当我们把目光放眼到亚洲大陆时，其带有独特奇幻色彩的恐怖元素往往是组成当代都市传说的关键。在中国本土，即使大部分人声称自己不相信宗教，但我们发现传统道教与佛教仍在文化与社会中扮演着相当大的部分，这种影响潜移默化的体现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本土的都市传说中。在这篇采访与分析中，我着重寻找中国都市传说中的共通元素，并思考其与亚洲宗教与社会禁忌之间的联系。

在选题的过程中，我收集了四篇具有代表性的都市传说，其中两篇是Personal Experience Narrative，另外两篇是Fabulate。受访的对象大多集中在18-25岁，来自我身边的同学与朋友。我会提前说明我的来意，并且声明信息的学术用途，与他们的真实名字不会出现在文章中。由于疫情的原因，我无法与一些我采访的对象当面接触。对此，我才用电话语音采访的方式，并且着重记录受访人在讲述他们经历，或者复述他人故事时的语气，以确保可以达到与当面采访相似的效果。但在局限性的方面，即使采访的四个对象的成长经历与环境大不相同，但其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降低了叙述手法的多样性。

在两篇Personal Experience Narrative中，当事人的情感表达占总体叙事的很大一部分，并且情感的变化也从侧面烘托出事件本身的不可思议性质。当事人会倾向于用原有的逻辑思维去解释所经历过的超自然事件，而当本身的逻辑与事件的逻辑相悖时，不安与焦虑也就由此产生。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往往不希望因为自己经历过超自然事件而显得与社会脱节。既其潜意识中认为超自然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分开与对立的，而“不正常”的超自然事件在有些时候是难以启齿的，他们也希望从别人身上寻求一种归属感与共同感。

而在两篇Fabulate中，这种现象就会相对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鲜明的文化映射。受访者大多是从老一辈或者身边人收集到的超自然故事，比起情感，其会更注重故事的情节，并且以批判的角度去看待故事本身。在故事当中我们能看到宗教中的“模糊性”是如何混淆自然与超自然的边界，而使得亚洲的宗教除了信仰本身，在文化，民俗与都市传说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及这一模糊性是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去神化”无神论思想的普及下变为社会禁忌的一部分的。

总而言之，由于亚洲复杂的宗教体系与文化根源，社会上的禁忌同时反应在了都市传说与人们对都市传说的态度上。在常见的恐怖元素中可以发现其受到文化的影响，并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认为这一关联是值得讨论与分析的，并可能延伸出有关都市传说对现代社会影响的更多思考。

消失的灯光

当我的朋友在电话里跟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从她的语气中，我能够感受到她的激动与紧张。她跟我说，这是她孩子时候的经历，那经历太过于光怪陆离，以至于她到今天都能记忆犹新。Tang是个还在校的大学生，学习的方向是生物工程，在开口之前，她问我：“你看过楚门的世界吗？我觉得我们或许就生活在其中。”

故事开始于一个冬日的回忆，在每天放学后，Tang习惯性地下午小睡一觉，根据她说，这能让她恢复活力与精神饱满。但是那一天，事情有些不一样。冬天天黑的时间很早，大概五、六点，太阳就会落山，没有了太阳的天空就会变成灰蒙蒙的蓝色。Tang记这一点记得很清楚，这也为她之后的经历打下了铺垫。她认为自己的作息，或者说下午觉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意味着即使没有闹铃的提醒，她一般也能在天黑之前醒来。但是那一天，Tang回忆说，她的生物钟就仿佛失灵了，等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分辨不出时间，而透过挂在窗户上的窗帘，窗外露出了不自然的亮光，那不是阳光或其他自然光，而是来自对面建筑的光线。当她拉开窗帘时，她惊讶地发现，在对面的楼房里，每家每户的窗户都是敞开的，都有灯光。值得注意的是，那是一栋公寓楼，里面至少住着几十户，甚至几百户人家，而现在，每一户人家的窗户都是亮的。那些灯光就如同闪光灯一样，透露出窗户内的情形，也照亮窗户外的一边。她回头去看墙上的钟表，却发现时间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而当她再次看向窗外时，所有的灯就都熄灭了，只剩下零星的几家还亮着灯，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

Tang在讲述中着重了自己的感受，从一方面，她确信这是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从另一方面，她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去找到这一超自然现象的合理解释。当用一般科学无法解释这件事情上，才让其的发生变得扑朔迷离，充满神秘色彩。

Tang跟我说，她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那天晚上十二点，对面楼里的近百户人家会不约而同地开灯，而且窗外的灯光比她见过的还要亮，她也不明白，当她再次回头看时，那些灯光消失了，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我认识Tang的时间不长，但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她不只一次提起过自己对科学，也对自己所学学科的热爱。在听她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曾经一度片面地认为她是一名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她在年幼时经历过此般的超自然事件，再跟我讲述这个故事时，除了激动，她似乎也在以辩证的方法去看待这件事情。Tang说自己一直是一个不

可知论者，人们无法证明超自然事件的存在与否，而我们所谓的“相信科学”更像是一种检测手段，既对“真相”的定义。因此，当她经过超自然现象后，对真相认知的模糊化让她重新思考现实的边界，但是本质上，她还是在试图寻找一个真相与解释。就如Jeanne Thomas's 在“The Usefulness of Ghost Stories”中提到的，“人们渴望用整齐的学术事实去证实关于鬼魂存在或不存在的信仰。”

有关“光”与“鬼火”的传说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亚洲的都市传说往往与它们的古代神话息息相关，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诠释出不同的形象。鬼火，或被称为磷火经常被认为与墓地与死人相关，同时也象征着人的灵魂。而在一些现代的文学记载中，光的存在也经常与那些不能被解释的事情挂钩。在memorate中，灯光像是一种鬼火在现代社会的变身，以电子光的形式出现，但本质还是映射了那些与时间背景不符合的现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协调”也是亚洲恐怖的重要元素之一。其可以被解释为在某个场合出现的，但逻辑上却完全不通畅的事情。比如冥婚，一种古老的仪式，既在未婚的人死后，为其寻找一具同样死去的男尸/女尸从而举办婚礼。冥婚之所以成为一个在亚洲文化中经久不衰的恐怖主题就是因为“婚礼”和“葬礼”之间的强烈对比而产生的不安感。而在此篇memorate中，则是“午夜十二点”与“强烈的灯光”之间的不协调。通过此类不协调的对比，去突出事情的诡异与惊悚。这篇memorate是独特的，其所展现的恐怖并不是直观而暴力的，而是隐晦而奇异的，更多凸显出事情的“不合理”与“不协调”，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安感。

北京375路公交车事件

当我问May她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超自然故事时，她思考了很久，然后问我：“你听过北京75路公交车的故事吗？”May是个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她的父母信仰佛教，她因此对超自然事件十分敏感，也乐意与我分享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非常出名，May告诉我，并说很多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她并未亲身经历过这个故事，但仍旧能感受到故事描述中的毛骨悚然。她说，这个故事当初登在了北京的报纸上，这么多年传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故事内容大同小异。故事发生在1995年，北京一辆375号公车在最末班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上车，车上除了司机和售票员外还有一个小伙子。车继续前进着，大概又过了两站，上来三个人，都做清朝装扮，留着长辫子，把脸涂得惨白惨白，刚开始大家都被吓了一跳，不过当时因为古装剧非常流行，大家也没多想，只当遇到拍戏的临时演员，也就不再多做关注。车子继续前进老太太和小伙子却吵了起来，并因为吵架的缘故下了车。小伙子不明白为什么老太太非让他下车，老太太看了一眼已经远去的公车，叹了一口气说：小伙子！我救了你的命啊！老太太补充道：你看见后来上车那三个人没有，他们不是人，是鬼啊！他们上来时，我注意看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腿。第二天这辆车被发现翻在了郊区某条路边的沟里，车上人还在，司机和售票员全死了，尸体已经严重腐烂，并且他们的脖子全部被人扭断。但是，没有那三个穿古装的人。

纵使无论是在听说这个故事前还是故事后，May都认为超自然力量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对她所信仰的宗教，佛教抱有敬畏之心。但May说她不完全相信这个故事，她认为故事中存在了一些逻辑性的漏洞，比如作为第三视角的叙事人是怎么得知当时车上的人的心理活动的，难道他真的有采访过这起事件的幸存者吗？但同时，她又觉得这个故事十分具有代表性，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都市传说的特点。

跟随着互联网上还存在的线索，我搜寻到了一些这个故事的其他版本。在更为详细的版本中，有人列出了公交车应该行径的正常路线，发现和最终发现翻车的地点根本对不上；还有人说当时油箱里的油根本不足以支持公交车行驶那么远；更有甚传闻说发现时，油箱里面都是血。但无论是哪个版本，都试图在突出整件事件的不可思议，并且都涉及三个关键词：“末班车”，“清朝人”与“死人”。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清朝的恐怖元素一直层出不穷。无论是对清朝僵尸的描述还是故事里出现的鬼魂，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总是在以一种诡异的形式持续着它的影响力。正如同Darryl Catherine在他的“*Heirs Through Fear: Indian Curses, Accursed Indian Lands, and White Christian Sovereignty in America*”中所描述的美国人对印第安诅咒的恐惧，中国人对清朝似乎也抱有相似的情感。新中国的成立，与其政府主张的无神论信仰让1949年后的中国与之前的中国完全地割离开，前者脱离了超自然信仰，后者则保留了一切神秘的，深奥与难以被解释的文化。因此，相比其他时代的鬼魂，中华民国与清朝是最容易出现在恐怖故事中的。中国人对清朝的恐惧可能由很多因素组成。首先是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身份”，就如同末班车一样，“最后”这个词语在中国文化中往往和“不舍”与“遗憾”挂钩。正如同美国文化中的“最后一个印第安人”一样，这种对旧时代的怀念牵扯往往让故事主体变得可悲，这种可怜与可悲最终又会转变成愤怒，从而报复新时代的人。第二点是技术的发展让人们能够通过照片或者影响记录一瞥晚清末期的景象。清朝也是唯一一个能被照相机捕捉到的中国古代王朝。照片中晚清居民麻木，穷苦与阴森的形象为人们提供了都市传说的素材。而在我发现的更早的版本中，故事中“身穿清朝服饰的鬼”变成了“两个杀人犯抬着一个死人”。也由此可见相对现实的刑事案件如何通过添加，或改变特定元素而变成广为传播的都市传说。

脑中的声音

这个memorate来自于Yan，一位年轻的亚洲女性。在我采访的时候，她提起了这段自己的经历。她有些兴奋，又有些胆怯。她的家庭不信仰任何宗教，对于超自然现象的态度，她觉得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不确定...我一直觉得或许是我错了，又或许它们都能有现实的解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有我身边的人，我们似乎都经历过类似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特别的故事发生在她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和她的朋友结伴同行，他们需要穿过一片广场，广场和人行道之间被几节台阶连接着。那时候除了Yan和她的伙伴，整个广场上空无

一人，他们就如同往常一样穿过广场，但在下楼梯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Yan说，她和她的朋友几乎是同时落脚的，但在脚踩上楼梯的那一瞬间，他们同时听到了有男人的声音在呼唤他们的名字。Yan听到的是自己的名字，她的朋友听到的也是自己的名字。就是说在同一时间，他们都分别在自己的脑海中听到了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在意识到这一点后，Yan说他们当时吓坏了，连忙跑到人行道上，他们脑海中的声音就没有再出现过。

令Yan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她和她的朋友能够同时听到声音在呼喊各自的名字。在跟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她强调那不是她那天遇到的唯一怪事，根据她回忆，当跑到人行道上后，她看见路边有一只残疾的耗子，而另外两个人在围着耗子看。她觉得那一幕非常的诡异，尤其是结合她刚刚经历的超自然事件后。这次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她对超自然力量的理解，Yan告诉我，她身边碰到类似怪事的人似乎特别多。另外一个memorate来自于她的男性朋友：

Yan说，她觉得这个故事比她自己经历的要恐怖的多。事情发生在她朋友家的地下车库，有一名穿着蓝裙子的女士走在他的前面，那名女士似乎怀孕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在车库的十字路口一拐弯，那名女士就不见了。Yan的朋友在那一刻被吓到了，因转弯后只有一条道路，他完全不知道那名穿着蓝裙子的女士为什么会消失不见。但更诡异的是一年后，他又在同一个车库中，看到了那名女士，她还是穿着蓝色的裙子，怀着孕，走路一瘸一拐的，然后在拐弯后，消失在了车库中。

Yan在讲述她，以及她朋友的经历时侧重一些故事中的细节，譬如时间点，老鼠，以及怀孕女士裙子的颜色。这些本来细枝末节的信息从某正程度上增添了故事的可信度，也突出了故事的超自然性与不可思议度。在于我分享这些事情时，可以感受到除了讲述故事本身，在得知我的目的是为论文寻找素材时候，她表现出了一种寻求共同的情绪。既意识到她身边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有人在乎，或是对这些经历感兴趣让她感到她并不是孤身一人。

就像课堂上所提到的一样，在中国，五分之三的人相信一个或多个超自然现象的存在，这个概率远远高于信仰宗教的比例。但是中国的宗教，以佛教为主，道教为辅的宗教体系在以一种民俗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超自然事件的看法。Yan不相信宗教，但她相信超自然的存在。并且会无意识地将经历或听到的超自然事件与宗教画上关系。在故事中的“呼唤名字”与“动物”的元素都可以追溯到道教的领域。就如同日本神道教中认为：“名字是最短的咒语”，在道教中对名字的呼唤往往也代表了一种“契约”与“召唤”行为。我推测这种影响源于在中国道教的神秘性与难以接触性。与美国基督教不同，即使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民间具有广泛的认知度，但接触到其的皈依并非易事。在中国道教协会的官方，我无法搜寻到任何关于如何加入道教的信息。其广泛的辨识度与覆盖上神秘色彩的皈依方式将其放在了一个介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地带。它并非完全禁忌，又并非完全不禁忌，其起到了一个中和剂的作用，因此人们才会把社会上无法被自然解释的事情划到宗教的范围。

厕所里的皮鞋

我在出租车上问了Cynthia此次调查的问题：你有没有经历或者听说过什么超自然故事？她思考了一会儿，说她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她确实从同学那听到过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灵异事件的

故事。Cynthia是名在英国上学的留学生，她主修专业是计算机，同时也喜欢着写作。我认识她已经很长时间了，在谈论这件事情时，她没有显示出任何的顾虑或者不情愿，甚至对我的写作主题抱有很大的兴趣，她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也因此乐于去探索一切未知的事物。

Cynthia告诉我，她们的中学是住校，因此一般教学楼直到很晚都会有人。通常熄灯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十点之后，所有的学生就要从教学楼回到宿舍楼。事情就发生在即将熄灯之前，那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已经走的差不多了，教学楼里显得额外冷清，也让准备去洗手间的Cynthia的同学有些害怕。因此，为了让自己不那么害怕，她选择和另外一个朋友结伴去教学楼里的洗手间。她们一个进厕所，另外一个人站在门口。两个人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当Cynthia的朋友在厕所里时，她透过隔间的门缝，能看到一双皮鞋，她以为有人进来了。没过一会儿，那双皮鞋就走了。但是当她出来后问起站在门口的朋友这件事时，朋友却惊讶地说她没有发现任何人进入过洗手间。

在故事的叙述中，背景铺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讲述着在为这个故事做解释，并且寻找一个合理的逻辑而去增加故事的可信度。Cynthia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因为这是她的朋友亲口跟她讲的，她认为对方没有欺骗她的必要。对于超自然力量的态度，Cynthia不认为承认其的存在是一件会被耻笑的事情，但是她同时也不确定这给故事是否真的与“超自然力量”有关。她说，这可能是她朋友的恶作剧，也可能是她们中的一员看错了，仅凭这些模糊的信息无法得出任何准确的结论。因此她的认为，对于超自然力量是否在这个故事中真实存在仍旧是个未知项。

但不可否认是，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传达了一种不安感。突然出现又消失的皮鞋所制造出的矛盾感令人毛骨悚然。在恐怖元素的分析上，其涉及到一些经典的恐怖桥段如“公共厕所”与“鞋子”。正如同广为人知的电影《闪灵》中，最恐怖的桥段之一便发生在洗手间中。Jeanne Thomas在讨论鬼故事对文化的影响时，特别提到了浴室的重要性：“我们在浴室中处于一个最脆弱的状态，我们文化中对污秽，与身体的禁忌也让浴室更容易成为恐怖故事的发生地。”并且在这篇故事中，涉及到禁忌的不仅仅有厕所，另外一点是“熄灯前”这个时间点。既当事人有意识自己并不应该再呆在教学楼中，对“打破规则”的焦虑或许是促成这个超自然事件的另一要素。

而对鞋子的刻画往往是亚洲都市传说中的一个常见要素。出现最多的一般是女性的鞋，我推测这与亚洲文化中对女性的脚的禁忌文化有关。在中国与日本相关的古代传统中，女性裸露脚和裸露身体无异，因此通过鞋而联想到的裸露的脚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中的禁忌，也因此被映射在了都市传说中。但在这篇故事中，皮鞋更多的充当了一个隐喻，既有人来到过此处。这个鬼魂一样的人曾经悄无声息的留下过印记，通过营造这种虚幻的神秘感来传达恐惧与不安的情绪。

